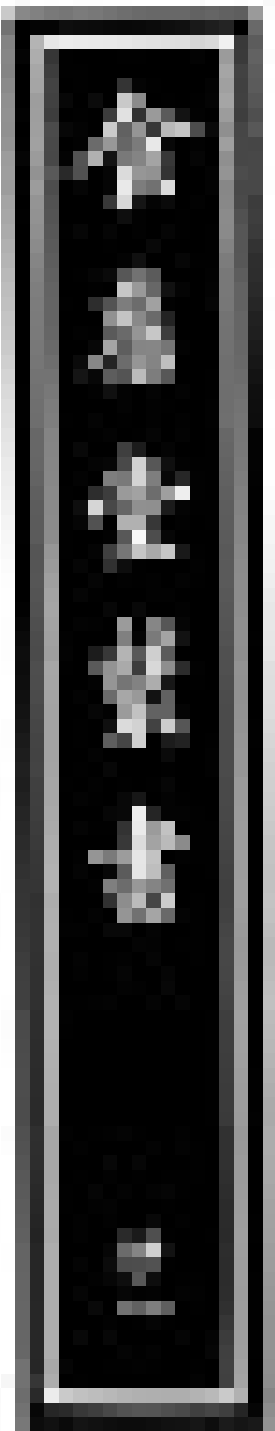


食舊堂焚書

廿一



石鼓然疑

荷一第祖讓

昔人論石鼓者多矣至金馬堂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字
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見元遺山中州集余未見馬
定國所辯之是非然近時好古博雅之儒多從其說余
頗疑之偶檢後周書其事有與詩辭適合者非僅西狩
岐陽迂以得鼓之地爲徵已也姑識之以備一說

弟一鼓曰避車旣王避馬旣同避車旣攷避馬旣駟詞
義復重不過取協駟字耳潘愜山讀駟爲阜引車攻詩

田車旣好四牡孔阜較諸家讀爲長

鄭音寶郭讀駟薛釋駟

按周

官庾人以阜馬注阜盛壯也說文馬部無駟字是古文
小篆通作阜而大篆獨有駟字也作詩者旣以阜攻冠

章首又得史籀遺字知阜當作駘故卽於此箸之駘駘
乎見議制考文之萌漸斯可以意逆者與

詩又云遯歐其時又云遯歐其樸卒章云射其獬蜀合
於周易三驅之旨其文亦渾噩有三代之遺音固非魏
晉以後浮華綺麗之習所及按蘇綽傳太祖往昆明池
觀漁問綽漢故倉地綽具以狀對太祖大說遂問天地
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太祖與綽並馬
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以證此詩或記田狩之事
陳古義以諷又弟三鼓門字吳關一字執而勿射關一
庶幾趨君子迫樂皆推言不好殺之仁亦與綽昆明池
之對相應也

第九鼓曰避水旣清避導旣平避人旣正嘉樹則生天子永寧蓋字文泰敗高歡於渭南西魏始振北周之業亦基於此時大統三季詩或詠其事也本紀言太祖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第六鼓亦言築道種樹之事而此詩云避導旣平又云嘉樹則生前後相應皆紀禦東魏來伐時事不多言武功猶陳當時道平樹植人物阜安得二雅之遺意乎李注云公謂大字關一及如關二周不余關一益言公謂太史紀其事意欲與周相比方公卽宇文泰也諸家釋以爲公謂天子則不辭甚矣雖強臣擅國君若綴旒然天濬之分固未改也

何遽顛到若是哉又攷本紀魏封泰為安定公西魏四
帝皆泰所廢立泰从魏以岐陽地封泰子覺為周公遂
行禪讓即閔帝也追尊泰為文王是詩曰天子曰嗣王
者皆謂魏帝曰公曰君子者皆謂周祖周祖行事類操
而其施為差勝於莽至自比文王周公則三人者如出
一口抑何不自量之甚也

弟九鼓曰避關一天雷雨奔流迄湧釋皆作湧欸識本似湧字

盈沫溼君子即涉避馬流汧毆汧毆泊泊蔭蔭柔士駟
言鹵歸方舟自廐迂馭湯湯佳維舟以術或陰或陽極

湫以戶關一于水一方承上止其奔其邀樂且阻其

鹵事今本已劉落見鍾明四章二章四句一章

本紀大統十六年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九月丁巳車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从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北齊文宣紀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北史作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从矣遂退師宇文泰與高歡父子兵結連季高洋廢主自立釁有可乘乃問皐之師至建州而退自此併力於梁伐齊之師不復再出泰之異志見矣此詩蓋欲彌縫共事以涂人耳目章首詩紀佗避來自東東與

流不協蓋楊用修以意增補者依韻讀之天字下當爲
討字言已奉天討而伐齊而兩自秋及冬師出無功也
君子卽涉言造橋濟河非懷安也避馬流汧毆汧毆汧
汧言水湊馬病不能涉也漊漊烝土駕言鹵歸漊漊整
兒言師退而遠能以衆整也鹵歸則東伐可知矣方舟
曰廡言舍車騎而方舟也字書無廡字石鼓婁見蓋大
冢也从邑从广獻省聲於古地名無攷當從闕疑迂馭
湯湯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湯湯水盛兒言迂馭於水中
牽舟以識湊淺或在其北或在其南也極湊以戶下詩
紀有出字與下止字不協或是已字借作祀切也極汲
通言居民周舍皆水於戶切卽可汲湊也千水一方烝

迂遑止言見水邊遠處迂衆有暫假息者誠有勞苦之心也其奔其邀阻其攸事言土衆皆奔走禦侮之材自責不能克敵阻其所事非僅久雨之故也其有秦穆誓師之遺意乎故周文伐齊之事無足道而作詩者之志則可取也

第十鼓曰吳人憇夜殂夕敬

闕一字

飢鹵飢北勿竈勿伏

今本已蝕見鍾鼎款識古文苑

諸穡以夙爲朝或以爲敕以伏爲伐皆

誤或穡吳爲吳嶽或破字讀爲虞人亦於義難通按憇說文作憇哀也从心殳聲恆說文作恆疾也从心亟聲一日謹重兒彼虞人吳嶽之人安所用其哀憇恆疾哉蓋南人皆都建業建業爲吳都故地故北人謂南人曰

吳人按本紀大統十六年梁岳陽王詒遣其世子翬爲
質湘東王繹遣其子方平來朝魏廢帝元年梁遣舍人
魏彥來告嗣位於江陵是爲元帝至恭帝元年梁元帝
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始與之絕此詩
所詠蓋梁人遭侯景之亂初附西魏之時故爲之哀憐
極疾納其質子受其朝貢通使往來無有奄伏且以告
於廟而作是詩渭南克敵不言戰伐之功江陵告終獨
示撫綏之意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吁六伐時若盧景宣
蘇令綽者固制作才也

論曰石鼓自唐至今千百有餘年十鼓僅存其九文多
殘缺繹之者又時有舛駁苟好學深思試爲之拾殘補

脫尋其辭旨亦未嘗不可得而說也抑視二雅之文則
褊矣昌黎旣云難曉何所見而稱其詞嚴義密哉吉日
車攻言宣王能復文武之業會諸侯愼微接下其所以
致中興者非僅畋獵云爾也然必刻石以自紀若後世
之慮陵谷變遷而爲久遠計者何其陋與蓋好名之習
盛於魏晉往往託之於古以永其傳由是以降漸染餘
風日滋枝葉宇文泰以梟雄之材得宏達之佐假空名
於西魏伐鄴通梁固有包舉宇內之概矣及身未集故
命史臣作是詩以明其志又得史籀殘字輯以成章祕
而藏之以俟後人尙論其世彼其君若臣固好名之甚
者哉元和郡縣圖志云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

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貞觀中蘇勛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尙有可觀而厯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錄尤可嘆息按石鼓至唐始出元和中不及二百季昌黎見其紙本作石鼓歌云毫髮盡備無差訛宜非尋常所易得者又云年湮豈免有缺劃則其初出土時已非完本矣蓋勛卽蘇綽之曾孫吾意彼必聞之家牒知是詩作於何季臧於河所且知其欲託之史籀之迹故取顯然有涉宇文時事者劃去之使讀者無從章分句絕辻重其字而略其辭遂梳後周之制作幾與六藝同科如昌黎所云者是其缺劃不猶愈於完本乎張懷瓘

書斷亦疑之於大篆之外別爲籀文云其迹有石鼓文
存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蓋以石鼓閒雜小篆耳開元
中蘇氏方盛言文章者悉宗之依違其說抑有由也不
然唐時大篆久失傳勛旣知爲宣王史臣所造何不言
諸朝使博士讀之以備逸詩可也顧弟稱其字迹取重
虞褚歐陽而已哉是皆可疑者記曰疑事無質作石鼓
然疑

序

西江之文至宋而極盛廬陵歐氏臨川王氏之文與詩
南豐曾氏之文分寧黃氏之詩竝陵轍八代各有千古
饒州汪氏晚出而駢儷之文巍然爲陸宣公李義山後
一大宗盛矣哉

國朝作者蔚起鉛山蔣清容太史志節凜凜不後古人
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入格離奇變幻無所不有而
填詞度曲皆稱絕手太史鄉人以能詩稱者踵相接其
赫然在高位者方伯德化陳公都轉南城曾公余皆得
讀其詩蓋嘗論之沈鬱頓挫獨宗浣花方伯之詩也清
深華妙兼綜眾美都轉之詩也余不識方伯而從都轉

游最久因竝得讀都轉之文都轉之文亦有二種掣鯨魚於碧海思力無兩如揚州會襄愍廟碑邗溝王廟碑諸篇是也戲翡翠於蘭苕觸手生姿如跋徐嵩桃花夫人廟碑匏館記諸篇是也余昔與簡齋袁先生談藝論西江詩人以楊誠齋爲第一余不敢附和而竝稱彥章騷體爲唐以來健者都轉深於選學所作擅六朝唐初之勝蓋將軼鄉先生之能事卓然名家余所識西江詩人甚夥而於四六之文則首推都轉以爲其體正而詣深知知言者之不河漢斯言也全椒吳鼎謹序

賞雨茅屋外集

盱江 曾燠 賓谷

鬪百草賦

百花洲上花已稀吳王宮中春未歸抱春心兮繾綣鬪
春色兮芬菲拾翠尋香蜂喧蝶忙羅衣煙氣濕玉手露
華涼花花不對葉葉肯相當爭妍宿昔未嘗讓嬉戲
此時寧暫忘草兮祇宜新人兮不宜故見蕭艾之忽榮
恐芳蘭之易惡鴟鳩莫先鳴令人白髮生春風長在上
林苑他日草如今日青